

Antinomy
詩論

VOL.

4

流蘇

Antinomy



待 ANTI

三論

NON MAY



CONTENTS

Antinomy

目 錄

Chapter 34 • 004

Side Story 01 • 046
時光有你

Side Story 02 • 084
大學篇

Side Story 03 • 116
他們,她們。

Side Story 04 • 136
威尼斯的七夕

Side Story 05 • 140
從今以後

Side Story 06 • 176
結婚快樂

Side Story 07 • 220
顧靈篇
我的男主角

Side Story 08 • 290
一百問

Side Story 09 • 334
龍鳳錯

Side Story 10 • 372
胎教

第三十四章

八月末，陰天，大雨。
距離凌思南來到這個家，過去了一百七十多天。

一百多天很短，卻也很長。

就像此時此刻一樣。凌思南忘了那一刻自己在想什麼，只是靜靜站在門前，不遠處，是渾身顫抖的母親。

女人的嘴顫抖開合，好像在說什麼，可是凌思南一時之間聽不進任何聲音。

她想像了無數次的場景，終於發生了。

無論反覆在腦中想像過多少次，終究還是噩夢。

直到肩頭被人輕輕搭上。

「姐姐。」

像是封印解鎖般，周遭凝滯的空氣在那兩個字的觸發下重新流動起來。

然後她聽見……

「他是妳弟弟。」

凌思南直視著母親。

精緻的妝容已經遮掩不住臉孔的扭曲，邱善華重複這句話的時候連眼袋都在顫抖。

「妳是畜生嗎！他是妳弟弟啊——」

瀕臨爆發的臨界點終於被打破，短短幾秒鐘的肅靜隨著女人的尖叫而湮滅，聲音震耳欲聾，在這個清晨穿破雨幕，驚飛了屋簷下的鳥兒。

人影衝向她。

那一瞬間，凌思南絲毫不懷疑，如果她身後沒有凌清遠，自己一定會從十二樓被推下去。

再然後耳邊傳來「砰」的一聲，她就會徹底告別這個世界。大概，也不會比現在來得痛吧。

身後的人比凌思南反應更快，下一秒就擋在了她身前。

強大的衝力撞在他身上，他的手臂將她攔到一邊，凌思南踉蹌地撞上玻璃，整個落地窗都隨之震動。

邱善華瘋了一般扒著凌清遠的手臂，也不管自己在兒子阻攔的手臂上劃出了多少傷痕，眼神充滿憤怒，只想把女兒生生撕碎。

凌思南卻站直了身軀，在一臂之距外，愣愣地看著母親。

走廊深處傳來凌邈的聲音，他一邊問一邊從臥室裡走出。宿醉讓他頭痛欲裂，更遑論邱善華歇斯底里的聲音。

「他是妳弟弟他是妳弟弟他是妳弟弟啊——」她目眦盡裂地重複著這句話，伴隨著嘶啞的吶喊，「我怎麼會生出妳這種孽種！當初怎麼不把妳掐死算了！妳為什麼不去死啊！」

眼見有兒子攔著如何都接近不了，她乾脆退後幾步，隨手抓起茶几上的花瓶，狠狠砸了過去。厚重的玻璃花瓶裡，插著幾株劍蘭，霎時間瓶內的清水飛濺，玻璃瓶掠過空中。

時間把畫面分割成一幀幀的慢動作，他擋，她推。

最終花瓶掃過凌思南的耳骨，砸在了她肩膀上，最後掉在地上碎裂成數十碎片，向著四面八方飛散。

花瓶裡的水從頭澆下，淋濕了她的髮，水珠一滴滴滾落，那模樣要多狼狽有多狼狽。

一滴，一滴，透明的水滴，忽然多了淡淡的紅色，在她肩頭的薄衫上暈開。

她偏著頭，愣了好一會兒，才慢慢轉過身。花瓶的稜角劃破了耳鬢，一道長長的傷口，水珠混著沁出的血液不斷往下滑落。

她聽到清遠叫著自己，隨後被他抱進懷裡。

更多的東西被扔向她，這次他把她抱得死緊，說什麼也不肯放開。

「善華！妳發什麼神經！」男人最終拉住瘋了一般肆虐的女人。

女人機械地轉而看向自己的丈夫，低著眉問：「我發神經？」

她又看向抱在一起的姐弟，那隻手抬起來，顫抖著道：「你問問那個畜生，到底誰瘋了……」男人的眉頭深深皺起，「妳到底在說什麼？」

「都是你！我早就說過他們不正常，我早就說過她不該回來的！」邱善華嘶喊得肝膽俱裂，抬眼看凌思南的眼神，彷彿要將她生吃入腹。

凌思南的視線忽然被遮擋，她抬頭，弟弟捧著她的臉頰，緊張得無以復加。

「妳怎麼樣，痛不痛，能不能聽見我說話？」

她還是搖搖頭，一語不發。

一個搖頭哪裡能回答所有問題，凌清遠的眼眶都泛起了紅。

凌清遠身後，男人則反覆地問女人是不是搞錯了。

房間頓時忽然安靜下來。

凌思南推開凌清遠，面前一男一女，被稱作父母的兩個人，像蠟像般佇立不動。

直到女人掌間的手機螢幕，被她一點點轉向——手機畫面裡，是客廳的某個角度。沙發後，她和弟弟相擁而吻，更多的畫面，被沙發擋住了。

但已經足夠說明一切了。

是昨晚。

凌思南平視著眼前監視器畫面，淡淡說道：「沒錯，我是畜生。」

她和她的親弟弟上床了，這點無可否認。

「凌思南！」凌邈盛怒的暴喝炸響在耳邊，震耳欲聾，他仰頭痛苦地咆哮，跌坐進沙發裡，緊緊捧著暈眩的腦袋，額角的青筋在跳動。

她還聽見清遠拉住她，一聲「姐姐」。

「可是，為什麼會變成畜生呢？」她抬眼，輕聲地說，「你們為什麼不問問自己？」無視入耳多惡毒的言語，那一刻她的目光相當清澈。

她裏緊了披肩的衣衫，凌亂的頭髮垂在肩頭，表情卻相當平靜。彷彿是深秋的碧波寒潭，一

片葉子落下來，會蕩開一圈圈漣漪。

「連自己的弟弟都不放過，妳還好意思說出這種話！」邱善華氣得顫抖，滿面漲紅。

「是我——」凌清遠正要開口，卻被姐姐拉到了身後。

「我是這個家的人嗎？」凌思南挺直了腰，問得坦蕩蕩，「妳有把我當作過妳的女兒嗎？」

「妳不是！妳不配！妳就是個畜生，一個來禍亂我們家的畜生！」

「既然我不是妳女兒，我又哪來的弟弟？」她一步步迎上去，「我是畜生，我是災星，我是當初就應該被掐死的孽種。我沒娘生，也沒爹養，所以我騙走了妳的兒子，我跟他上了床，上了無數次，就在這個家，在你們背後，在你們面前。妳知道這叫什麼嗎？這叫——報應。」

唇瓣輕輕開合，她吐出兩個字。

剎那間旁邊的凌邈猛地站起身，朝她揮出了手。

卻被人拉住了。

凌邈沒想過自己會遭遇到如此大的阻力，他看向抓住他的少年，盛怒至極。

邱善華瘋了，她撲上前，雙手抓向近在咫尺的凌思南——沒想到被對方躲開，她撲了個空。

多麼可笑的事實，邱善華這時候才發現，原來自己想打她的時候，她是可以躲開的。

這已經不是十多年前了。

十年前，凌思南之所以會乖乖地挨打受罵，那是因為她對親情抱著一絲希望。

可是現在，一點也沒有了。

凌思南抬起手擦了擦臉，手背上滿是淚水。

一點點也好，一次也好，讓我看看您愛著我的證明吧，媽媽……

但下一秒，她便淚流滿面地笑了出來。

再也不可能了吧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是男孩。」她哽咽地說，「對不起，我也討不了妳的喜歡，我真的盡力了。但我——沒有錯。」她抬頭，眼神堅韌。

「是你們，不配為人父母。」

邱善華緩緩轉過身，那一瞬間，好像蒼老了幾十歲。

這麼多年，從凌思南出生到現在，這是她們母女，第一次如此正視對方，超過五秒。

「去死吧。」她啞著聲音道，「我真後悔生了妳這種東西。」

「哈……」凌思南閉上了眼。

水珠順著眼角滾落，彷彿順著顫抖的喉線下嚥。

她張口，卻再也發不出任何聲音了。

原以為分離會相當困難，沒想到意外地簡單而乾脆。

真的是最後一次了。以後，再也不會了。

「說完了？」

聽到弟弟的聲音，凌思南睜開眼，目光轉向身旁。

凌清遠舉著手，依然緊握著父親的手腕。

「那該我說了。」

空氣重新繃緊成了一根弦。

「是我先對姐姐出手的。」

凌清遠低低地一瞥，口吻寡淡的冷。

「她抵抗過，但我不准。」

與她不同，他是笑著的，彎起了一側唇邊。

「你們有多討厭她，我就有多喜歡她。」

他頓了頓，偏頭，自我質疑。

「不，比那還多得多……這個世界上，沒有人能阻止，你們也不能。」

他驀地鬆開父親的手，退到了姐姐面前，雙眸徐徐抬起，有幽湛的光。

「我說過，你們關不住我。」

「凌清遠！」

「你們都瘋了……你們都瘋了！」邱善華的號叫打斷了凌邈的怒喝，她往後退了幾步，一直

退到了陽臺邊，搖著頭對凌清遠哭訴道，「元元……你一定是被她騙了，媽媽求你醒一醒！你醒一醒……離開她好不好……離開她！」

「善華！」男人似乎看出了什麼不妥。

「你如果不離開她……媽媽……」女人回頭看了一眼身後的陽臺，「媽媽就從這裡——」

凌思南的心也跟著吊起，她感到有點害怕。

她的確不在乎眼前這個人的生死，但她害怕。

怕凌清遠不答應，看到母親死在他們面前，成為他們這輩子需要背負的罪孽。

卻也害怕凌清遠答應，從此永生不見。

「媽。」凌清遠開口，「妳想好了嗎？」

他竟一如既往地平靜。

「從這裡跳下去，那些人會怎麼想？」

邱善華定住了。

「妳辛辛苦苦經營了那麼多年，用死來換流言蜚語，真的值得？」

「而且，」他修長的身影迎著樓臺微風，脊線筆直挺拔，目光淡漠又疏離，一如凌思南初見他時，那個內斂的少年，「就算妳從這裡跳下去，也不過是成全了我們……我不會放手。」

凌思南的瞳光微熠。

聞言，邱善華忽地軟了下來，癱坐在陽臺上。

凌思南在那一刻看到了弟弟眼底嘲諷的笑意。

「妳看。」他偏頭對凌思南說，「他們最愛的，果然還是自己。」

他只是他們眼裡完美人生的工具。

黑影驀地湧上來，如若夢魘，一記猛拳砸在了他的臉上。

「清遠！」凌思南驚嚇得上前抱住他。

凌清遠嘴角滲血。

「這個廢物，白養了你十六年！」凌逸握緊的拳在發顫，酒精在體內消化了那麼久，撕裂般

的頭痛讓他此刻異常清醒。

他無法想像在他的完美教育下，兒子竟然跳脫了掌控，犯下了這種有悖人倫的錯誤。

凌清遠啞了一口血水。

「你可以再打兩下，畢竟你們養了我十六年。」

眨眼間又是一記猛拳迎了上來。

凌清遠不擋也不躲，任由拳頭迎面，隨後血水飛濺，灑在了沙發上。

父親，沒有留任何情面。

凌思南猛地拉過弟弟，反身抱住他。

凌邈滿臉猙獰，第三拳毫無停頓地打出。

可是這一次，拳頭被截住了。

「姐姐，不能打。」凌清遠一手摟著她，架住父親出拳的手，嘴角的血漬讓他說話的語氣莫名陰鷲，這句「不能打」，彷彿是一道命令，讓人心生怯意。

「你——」凌邈氣得面色漲紅，那拳頭壓得發了白，卻怎麼也落不下去。

「姐姐，妳走開。」凌清遠囑咐。

凌思南緊抱著弟弟，哭得泣不成聲：「要打，就打我！」

實在太難受，她看不下去了。

「算了，兩下就兩下吧。」凌清遠忽然自顧自地嘆了口氣，「去拿行李，姐姐。」

「清……」

「去拿。」

凌思南不肯退，父親和弟弟還在僵持。

他和她對視了一瞬。

像是明白了他的用意，凌思南飛快地衝回房間，拖出行李箱迅速放了幾件隨身的必需品——這些一直都放在最好拿的地方，如今收拾起來毫不費力。

等到她出來時，女人嚎啕的哭聲和男人的斥罵聲已經交織成了一團。

凌清遠把她推向大門。
終於到了這一刻，她想。

「你們敢走出這裡一步——」

凌逸站在他們身後，威嚴如一座山，鋒銳的目光釘在凌思南背上，像是骨釘一般穿過她的身，刺入她的骨髓。那目光一寸寸沉下去，彷彿能聽見森嚴的鐘磬聲，如洪流，如泥海，將她深陷。

凌清遠不管不顧地推著她向門外走去。

身後挾風帶雨，幾乎是同歸於盡的氣勢。

凌清遠驀地轉身。

她沒有看清事情是怎麼發生的，只知道轉過頭時，凌清遠仍是好整以暇地站著，地上則倒著一個人。

凌清遠抬頭看她，走上前，開了大門。

「我們……」她被推到門外，轉頭想問，卻發現他仍站在家裡。

「還不是時候。」他扯動嘴角，也扯動那一抹鮮紅。

凌思南意識到什麼，瞪大了眼，「不行！你要跟我一起走！」

「一起走的話，誰也走不掉的。」他吻了吻她的頭頂，「還不是時候，姐姐。」

她拋開行李衝向他，卻被他狠狠推得更遠。

凌思南站在門前，腳邊是亂七八糟散成一片的行李，像是戰亂的廢墟，像被遺棄的城。

腦海中有陰影盤旋，是未雨綢繆的禿鷲，在形單影隻的她上方，慢悠悠打著圈。

時間都被拉成了垂死之際的長線，每一秒都在極致的靜默中……崩壞。

「元元……」

瞳孔失去焦距，讓她一片漠然，有什麼溫熱的液體重新從眼眶中迫切地溢出，卻被她仰頭收了回去。

不能哭，哭就是認輸了，她怎麼能認輸。

她的目光看向那座孤城的大門，門裡有著她最親近的血緣，和她最在乎的人。

凌清遠側著身，抬手慢慢抹去嘴角的血跡。

回望的視線，最終和她交會，眼中不動聲色，又風起雲湧。

然後那道門留給她的視野越來越狹隘，一寸寸阻隔了她和他的聯繫，像是壓縮了整個世界，空間隨之坍塌。

最後的最後，她只記得門關上前，少年的桃花眼下翕動的唇。

他說——別哭，南南。

這和她想像的不一樣。

她原以為只要她勇敢，只要他堅定，沒有什麼困難是跨越不了的。

可是現在她只能獨自拖著行李走在馬路邊，長街漫漫。

離開家的時候，雨就很不應景地停了，此刻清河的夜色透著一股濕漉漉的潮氣。

起了霧，路燈昏黃，把周遭的霧氣點亮，她走過的地方，身後是一片白茫茫，什麼都看不清。

沒有退路，亦不知前路。

馬路邊的地磚錯落著幾個水窪，不知深淺地反射著金箔一樣的光。

整個世界，彷彿都在下著淅瀝瀝的雨，也下在了凌思南的心上。

就這樣走走停停了一天，她什麼都沒吃，只喝了小半瓶礦泉水。

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裡，直到在平交道前停下。警報聲起，紅燈左右閃爍，緩緩放下的欄杆攔住了她的去路。

許久不見的火車從遠處駛來，她抬頭望向火車頭破開重重迷霧的亮光，耳邊傳來嗚嗚的鳴笛，車輪和鐵軌的規律聲響，於是她閉上了眼，感受火車從面前快速駛過，帶走拂亂長髮的風。

夏夜，竟有刺骨的寒涼，令她攏了攏身上的罩衫。

難怪他說，今天要穿得暖和點。

接下來……該怎麼辦？再等兩年嗎？

但兩年後，他還會留在國內嗎？

畢竟發生了這樣的事，無論他再怎麼努力，爸媽也不會允許他在國內待著了吧。

凌思南的手在口袋裡掏了掏，拿出她攥了一天，一張皺巴巴的名片。這是他推她出門前，塞進她手心裡的。

上面的標誌很熟悉，薔薇花的圖案。

作為董事長助理，盛佑今天難得申請了早退，去處理私事。

夜裡，才到妹妹盛央的咖啡店暫歇。

盛佑不屬於風趣型的男人，做事一板一眼，是非分明，有些時候很容易被人認為不解風情。但認識他的人都知道，他是一個很重情義的人。

比如對他們的那個恩人，那個成為他忘年之交的凌姓少年。

盛央則是小時候受了點刺激，從此之後講話就會結巴。但她性子溫和，照顧起人時，總讓人感到如沐春風。

當然，她泡的咖啡也很好喝。

她囑咐盛佑放寬心，因為她相信自己的眼光不會錯，思南這孩子很堅強。

可是盛佑並不了解女人，更不了解一個在凌家那樣的環境裡成長，最後和自己弟弟相愛的孩子都在想些什麼。

一整天他只能到處找她，心緒焦灼。

最後，他坐在打烊的咖啡廳窗邊，不經意地抬頭看進窗外的黑夜。門口招牌的白色光線下，一個拖著行李箱的人影駐足。

盛佑騰得站起來，飛快衝出了咖啡廳。

凌思南被盛央帶進咖啡廳，坐上椅子的那一刻，全身幾乎脫力了。明明是夏天，她卻覺得渾身發冷，身上還滾燙不已。

盛央趕忙囑咐哥哥去拿了張毯子來，又急匆匆地去準備一些適合入口的食物給她——因為凌思南肚子發出的聲音出賣了她。

盛佑不太會應付十多歲的孩子，日常唯一打交道的孩子還是個不正常的，不過幸好他有妹妹，過往也積累了不少經驗，這個時候——多喝水就是了。

所以他幫凌思南倒了一杯水。
凌思南裹著毛毯，瀏海凌亂，鬢角有凝結的血痂。早上被花瓶裡的水澆了一頭，還沒好好整理過。

「謝謝盛叔。」她的聲音沙啞。

「盛叔說妳發燒了，」盛佑闡述事實，「我等會兒帶妳去看醫生。」

「我吃退燒藥就好。」凌思南安靜地回應，「我現在就是餓，然後……想睡覺。」

盛佑皺著眉頭說：「他特地交代過我要照顧好妳。」

大概是因為發燒，凌思南的思緒有點遲鈍。

許久後，她望向四周，「所以……這家店，其實是盛叔你的店？老闆……盛叔阿姨，其實是盛叔你的妹妹？」她終於將兩人的姓氏聯繫起來。

盛佑頓了頓，表情有些尷尬，畢竟清遠那小子之前是讓他瞞住這件事的……不過現在應該也瞞不住了。

既然如此，他乾脆坦白交代：「這家店，也有清遠的股份。」

事到如今，凌思南已經不意外了。
「幾年前我遭遇誣陷丟了工作，再加上店裡遇到風波，差了些周轉資金，我一度撐不下去。是他借錢給我，幫我救活了盛叔的店。」

幾年前……他才多少歲啊。

凌思南連吐糟都懶了，畢竟弟弟這麼聰明，確實什麼都有可能。

不過……混帳弟弟，連打個工都要算計她！

她搖搖頭，分不清此時的臉紅，是因為體內的熱，還是因為對他的暗罵。

「盛叔，他聯絡你了嗎？」

盛佑說：「昨晚他打給我，說如果他今天還沒有聯絡我，就請我把妳接回來照顧一段日子。」

凌思南一愣，「昨晚？」

盛佑確認了她的疑問。

可是昨晚……他們……明明還在……

努力回想昨晚清遠說過做過的細節，和那場在父親面前的羞恥性愛。

然而此時此刻她的大腦因為高燒而渾渾噩噩的，什麼都想不起來。

只是冥冥之中，總覺得昨晚發生的一切，好像並不是弟弟一時興起那麼簡單。

現在想想，那個監視器……似乎也剛好只看到他們的臉。

「你能聯絡上他嗎？拜託幫我問問看他的狀況，我很擔心爸媽對他……」

「聯絡不上。不過他有說過，讓我們不用擔心他。」盛佑似乎真的沒把凌清遠的情況放在心上，反而打量著凌思南的神色，「剛才盛央給妳的體溫計呢？」

凌思南把體溫計從腋下抽出，無奈視線有些渙散，索性遞給了盛佑。

「三十八點六度。」不算高也不算低——盛佑稍微鬆了口氣，他是個一言九鼎的人，既然答

應要好好照顧，就不能讓她有事。

眼見妹妹把食物端了上來，他站起身，「如果妳實在不想去醫院，我就先去幫妳買點退燒藥，

等妳休息好我再送妳和盛央回去。」

凌思南拽住了他的衣袖，「可是我真的……擔心清遠……」

「大概又被關起來了吧。」盛佑嘆了口氣。

「這次不一樣。」凌思南咬著乾澀的下唇，「這次可不是關起來就會沒事的。」

盛佑不知該如何安慰，和妹妹對視了一眼。

「我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事。」他半蹲下身，讓自己的目光和凌思南持平，「可是妳要相

信，他為這一刻準備很久了。」

她相信。

正是因為相信，她最後才會選擇來到這裡。不是劉爽，也不是段成程，而是去了弟弟讓她去

的地方。

可是，她不能接受他一個人在努力，她卻什麼都不做。這種行為，無異於坐以待斃。

盛佑離開後，凌思南掏出了手機，翻找出母親的號碼，傳了封簡訊。

「三天後的訂婚宴，我會去。我會和沈昱訂婚。」
一如之前的計畫。

三天後。

因為只是走個形式，這場訂婚宴並沒有什麼大排場，甚至連請人來的理由都不算正式，主要目的是環宇世貿的答謝會及來年展望，此外順便宣布兩個重要事件，其中一個自然就是沈昱訂婚這件事。

也只有凌家才會把訂婚宴一直掛在嘴邊。

但是該請的兩家親戚和重要合作伙伴也塞了二十桌左右，甚至有幾個特邀的媒體，宴會場地定在清河市當地以奢華著稱的水上威斯汀飯店。

今日的凌思南格外漂亮，因為沈昱看不過她抵達時那副素顏樣，連忙請了一名知名化妝師來。她坐在那裡，旁邊是嘩啦啦往下流的水幕牆，與靜止不動的她形成對比。

飯店的燈光相當溫暖柔和，兩條藕臂從她訂製的連身裙裡伸出，白瑩瑩地搭在腿上，彷彿在發光。得體的剪裁讓少女的腰身不盈一握，脖頸從腦後到琵琶骨之間，呈現一道柔順的弧度，彷彿湖中收頸而眠的天鵝低低垂首，纖細，又自我。盤起的公主辮別上幾顆珍珠，幾縷額髮微微垂下，隨著女孩均勻的呼吸微顫。

不過是拿著手機的一個側影，就足以讓人屏息。

「真不知道妳到底想搞什麼！」跟前的沈昱並沒有沉溺於女孩的美色裡，反倒把她丟在原地，轉身離開了。

凌思南依舊低著頭，一句話也沒說。